

第一章 不願嫁侯府

滾滾烏雲自東而來，遮蓋楚地夕陽最後一點餘暉，天地間黑沉沉的，飛沙走石，狂風自大敞的南窗灌入，吹得垂地的帳幔舞動大亂，吹得几案上的燭火瘋狂閃爍幾要熄滅，卻吹不散空氣中濃重的硝煙氣息。

忽明忽暗的室內，耳邊忽「轟」一聲樞木重叩城門的巨響，震耳欲聾，緊接著是一陣繁雜的馬蹄聲、軍靴落地聲，沉悶而急促，由遠而近，越來越清晰。

「姊姊、姊姊，永州城破了！」

一年輕的杏衣女子跌跌撞撞撲過來，鬢散釵亂，披帛勾住案腳被絆了一下她也全然不顧，爬起來抓住屋中另一人的臂膀，哭道：「寧軍進城了！傅縉來了！」

「姊姊，我不想死。」

杏衣女子嘴唇哆嗦著，「我不想死！」

「他來了？」

那個被喚作姊姊的青衣女子，瓊姿玉容，生就一張姣如秋月的絕美面龐，可惜此時已血色盡失，她聞聲慢慢的回過頭，喃喃道：「城破了，他終於要來了。」

他要取她性命來了？

這一瞬間，恐懼攔住了她的心臟。

三年時間，這西河小朝廷還是守不住，連這最後永州城也告破了。

三年前，大梁朝幼帝崩，宗室寧王與西河王興兵爭奪大寶。西河王勢大，盤踞中原南方，建朝稱帝，楚玥的祖父率一族投之。

可惜好景不長，寧軍轉頹為興，在大都督傅縉的率領下連下北地四十一城，兵鋒向南，所向披靡。西河軍一退再退，最後退進永州，被重重圍困。

如今，永州城也破了。

「楚家就剩兩人，也要死了嗎？」

楚氏如今僅剩楚玥和從妹楚含。祖父、父母、叔嬸，及其餘依附的親近族人，已全部死絕。

在傅縉的步步進逼下，楚家人已統統戰死在陣前，以及一再敗退的路上。

那名喚楚玥的女子抬眸，如玉般的臉滑下兩行淚。

那傅縉曾是她的夫君，昔日親密無間的兩代姻親，他為何要死死盯著楚家，趕盡殺絕？

為復仇——

害母大仇，還有……弟仇。

楚玥心臟一縮，蹬蹬倒退兩步，被狂風吹得亂舞的寬袖帶翻燭臺，「啪」一聲燭臺落地，她也搖搖欲墜。

燭臺咕嚕嚕滾至垂地的帳幔處，火舌無聲竄了起來，借風勢迅速往裡蔓延。室內立即灼熱起來，無人理會，楚含死死抓住楚玥的臂膀，「姊姊，我們、我們快走吧！」

楚玥嚥了一口唾沫，兩女跌跌撞撞往外衝去。

可就在這時，遠遠騷動驟起，「轟隆」一聲大門被衝破的巨響，尖叫聲、疾奔聲

混亂成一片。

雜聲很快平息，取而代之是整齊而急促的沉重腳步聲，如弓在弦，金戈鐵馬。悶鼓般的腳步聲迅速奔近，踏入庭院，直衝楚氏姊妹暫居的廂房而來，整齊，迅猛，分開兩列，圍攏於廂房大門兩側。

兩女瞳仁一縮，渾身篩糠般抖了起來。

「他來了！他來了！」

濃煙已漸漸瀰漫，楚含尖叫一聲，噙了一口，又哭又笑，她蹬蹬斜退幾步跌坐在地。

楚玥也有些蹣跚，愣愣瞪著緊闔的房門。

萬籟俱靜，忽又一道腳步聲起，沉重的軍靴落地，穩健有力，一步接著一步，直直往廂房而來。

「砰」一聲，房門被猛地踹開，一個高大的人影背光而立。

一身黑甲血跡斑斑，手中長刃寒芒閃動，血腥撲鼻，殺氣凜然，火光閃爍中，他下頷線條冷硬如冰。

楚玥短促驚叫一聲，冷汗涔涔，來人正是傅縉。

「祖父死了，伯父和父親也死了，為何、為何還要……」她頭腦嗡嗡，耳邊是楚含的尖聲嘶喊。

「楚氏一門，死有餘辜。」

傅縉冷冷吐出幾個音節，火光血影中，他大踏步而出，左手已掐住楚玥纖細的脖頸，恨聲道：「尤其是妳！」

「汝賤婢，害我兄弟性命，今日我必教你百倍千倍奉還，受盡萬般苦楚方得一死！」他俯下身，黑沉如墨的一雙眼眸，殺意凜然。

烈焰無聲蔓延至室外，熱意襲來，楚玥卻渾身冰冷，她忽拚命掙扎起來，扳著脖子上那隻手，「不、不！我不知道！」

傅縉冷笑，手一收，纖細的頸骨「咯咯」微響，劇痛炸開，她掙動著，踢打著，卻如蚍蜉撼樹。

胸腔中的氧氣越來越少，肺部彷彿要炸裂，眼前開始發黑，那雙冰冷嗜血的眸子如影隨形，最後一刻，脖頸間驟一鬆，混雜著煙霧的空氣倏地湧入。

蹬蹬連退七八步，火焰的熱意逼近身後，楚玥顧不上，劇烈咳嗽著，捂著脖子痛苦地蜷縮起身體。

楚含驟然從地上爬起來，瞪大了眼睛，「我沒有！」她尖聲道，「我沒有害你的弟弟！」

又哭又笑，如抓住了最後一根救命稻草，她癡狂嘶喊著往大門方向衝去，身軀直直撞向了楚玥的肩腰。

楚玥被撞退了五六步，讓門檻一絆，竟撲回已成一片火海的內室，青絲披散，烈焰熊熊。

「啊啊啊……」

楚玥是被碎瓷聲驚醒的——烈火紋遍大片肌膚，滾滾炙燙深入肌理的劇痛燃灼靈魂，讓她不由得痛苦掙動。

手猛一揮，小几上的瓷盅落地，「砰」一聲脆響，她驀地睜開了眼。

彈墨湖色垂地帳幔，淺棕色的回紋隔扇窗，陽光從窗紗中灑進投在她腿上。急喘了一會，她這才回過神來，自己正在閨房內那張睡了多年的大床上歇晌。

方才是一個夢？

「寧兒醒了？怎地這般急？」

一個白皙柔美的婦人含笑繞過帳幔，這是她的母親趙氏，體態玲瓏，容貌姣好，三旬多的年齡，看著也就二十四五。

待看清楚床上的楚玥冷汗涔涔，趙氏一驚登時收了笑，「可是又魘著了？」

她瓷白的臉龐露出憂色，忙小心扶起女兒，絞了帕子替她細心擦拭。

換下濕透的寢衣，就著母親的手喝了兩口溫茶，楚玥「怦怦」狂跳的心這才緩和下來。

趙氏摸摸她的臉，心疼道：「這些日子是怎麼了？我聽妳乳母說妳昨夜也是驚夢，怎麼回事？」

女兒自從八年前落水高燒後，身子骨就不如幼時壯實，她小心翼翼護著，這才漸漸好轉。只這夜裡睡不踏實的小毛病一直有，以前倒還算好，只偶爾驚醒，影響不大，可是最近月餘，楚玥噩夢頻頻，每每叫醒人時都像水裡撈出來一般。

趙氏只生了一個女兒，實在憂慮不已，「要不，咱們再招疾醫入府開個方子？」

楚玥忙拒絕，「不用了娘，我沒事。」

她除了驚夢一切如常，那苦湯汁子吃過一次沒啥用，她可不想再吃了。

楚玥緩和後精神頭不錯，趙氏知她心思，端詳一陣也只好作罷。

摟著閨女，她蹙眉問道：「妳可是又作那噩夢了？」

楚玥怔怔，點了點頭。

八年前，楚玥無故穿到這個病夭的古代同名小女孩身上，沒多久，她就時常作這個噩夢了。

以前夢境很零碎，且多有遺忘，只餘驚醒後的心悸和一次次疊加的熟悉感。

直到一個多月前，家裡和高嫁京城鎮北侯府的姑母楚姁商定，欲聘楚玥入鎮北侯府，為姑母繼子鎮北侯世子傅縉的正妻，至此她的噩夢開始出現變化。

關鍵夢境越來越多，且再不會醒後就忘，片段逐漸連貫，人物開始清晰。一直到最近，楚玥終於完完整整地作完了整個夢。

冗長，觸目驚心，夢裡那個「楚玥」從天真爛漫的孩童期，一直到烈火焚身，走完了她短短二十餘載的人生。

楚玥閉了閉眼，夢裡的「她」並不是自己，這點她很清楚，但偏偏一切又是真的。

這八年來，無論是祖父升遷，族親投靠，還是天旱天澇，各種大事外事，一一被印證。

很真實，一步一步，沿夢中的軌跡往前推移，讓她從一開始的不以為然，到今日的不得不信。

或許這就是前身曾經歷過的前世。既有穿越，那重生也沒甚出奇吧？被烈火焚身的「楚玥」重生後心神恍惚，落水後又求生意志不強，一病夭折，然後她就來了。唉，為什麼就不想活了呢？

烈焰焚身的絕望痛楚，固然很可怕，但好死不如賴活著呀，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，而活著就還有機會。

她很珍惜來之不易的新生和至親，莫說現在還好好的，就算身處絕境，束手待斃也是不該的。

她打起精神，問道：「娘，您尋我何事？可是姑母和傅表兄啟程來了？」

按夢中軌跡，今天家裡該接到京城來信，姑母和傅縉這對貌合神離的繼母子將出發至鄧州。

趙氏失笑，又覺得奇怪，「妳是如何知曉的？」

這麼說那就是肯定了。

她輕撫了撫楚玥的鬢髮，歎道：「我的寧兒都長這麼大了。」

要嫁人了，趙氏壓下不捨，笑著道：「聽聞傅世子溫文爾雅，又與妳姑母融洽和睦，妳進了傅家，有姑太太照拂，我也能放心。」

否則，無論如何她也不樂意獨女高攀侯府，遠嫁京城的。

楚玥一頓，她能說傅縉溫文爾雅都是表象嗎？假的，龍困淺灘時的偽裝，一朝解開束縛，此人殺伐決斷，該下手時絕不留情。

她嫁了此人，絕無幸福可言，相反性命能否保住都是一個大問題。

概因，兩家之間有著人命，一段無法化解的生死大仇。

要說這段大仇，不得不先提一下她的姑母——楚姁，當真是個頂頂厲害的人物。

楚氏出美人，這一輩楚玥為之最，瓊姿玉貌，名動中州。而上一輩，她的姑母楚姁不遑多讓，而更讓楚玥為之咋舌的，是這姑母的手段。

淮南楚氏，數百年的世族也，然世族也有起落，現正處的就是低谷。楚氏家主是她的祖父，時任鄧州刺史，鄧州是上州，她祖父現在便是個中等偏上的官員。

可偏偏楚姁憑藉她的美貌才名，硬生生擠入千里外的京城社交圈，一嫁京城襄城伯彭氏高門，後彭公子病逝，過了兩年，她再嫁新鰥的鎮北侯傅延。

一嫁更比一嫁高，夫妻恩愛，誕下麟兒，又與原配遺下的繼子相合，幸福美滿。

如今，還將娘家侄女許給繼子，想必婆媳相處定能極順遂。

好一個人生贏家！

然楚玥卻知道，事實真相遠沒有表面這麼漂亮。

鎮北侯原配張氏，也就是傅縉的母親，她的死，離不開楚姁的手筆。

張氏死了，才能給楚姁挪位置。

殺母之仇不共戴天，且還不知道有沒有其他，需知在夢中，傅縉可是費了許多心思活捉楚姁，活灌毒酒數壺，再斬其首，帶至生母張氏墳前焚之，而後不放過一絲一毫的機會對楚家趕盡殺絕。

又據聞，楚玥祖父陣前被亂箭射殺，他聞訊冷冷道「得全屍，便宜這楚氏老賊了」，足可見其恨之深。

而楚姁這樣有志向、有行動力的女人，楚玥就不相信，她沒覬覦世子之位。這麼費盡心思把侄女塞給繼子為妻，肯定不是為了思念娘家人。

這麼一灘渾水，楚玥半點都不想沾，可偏偏按照夢中的軌跡，此次傅縉親自登門拜訪過後，兩家就會交換庚帖，中秋前就會成婚。

現在已經是六月，楚玥琢磨片刻，對趙氏道：「娘，我去找爹。」

楚玥這輩子的父親楚溫，不過三旬許，是個和煦儒雅的美男子。

剛踏上書房迴廊，她便聽見父親笑道：「快快進來。」

寬厚的大掌揉了揉她的髮頂，父女笑語幾句，楚玥忙問：「爹，您見過傅表兄嗎？」

「早兩年隨妳祖父上京時見過。」

楚溫接過閨女捧的茶盞，笑道：「溫文爾雅，進退有度，如今在吏部領職，建樹頗多，得陛下讚賞，已擢為少卿。」

話罷，他撫了撫鬚。

吏部少卿已是四品官，傅縉今年不過二十，哪怕有恩蔭起步遠勝普通人，也絕對是數一數二的年少英才了。

他的獨生愛女，歪瓜裂棗就算是個皇子，他心裡也不會樂意的。

楚玥不知父親心中所想，但見他神態，已知其對準女婿滿意。

她蹙眉道：「爹，我們家一定要和傅家再結姻親嗎？」

「怎麼了？」楚溫笑意立即收起，坐直身子道：「寧兒，妳不喜傅世子？」

「我沒見過他，也不知喜不喜歡他，只我不想離開爹娘千里遠。」

楚玥這輩子是個獨生女，父親與母親鶼鶼情深，即使在祖父母的強壓下，也沒有為子嗣而鬆口納上半個姬妾。

前世親緣淺薄，這輩子得了這無微不至的呵護，楚玥早真心接納兩人為至親父母，因此這話雖有隱瞞但也是真真的。

楚玥並不能將夢境和盤托出，難道要說姑母害死姑父原配才進的門，傅縉是來復仇的，將來會誅盡楚氏滿門？

那就得涉及今上駕崩，太子繼位後再崩，然後寧王和西河王搶奪天下了。

前面還好，後面這些話是萬萬不能出口的，一旦外泄就是累及九族的死罪。

當然，楚溫不會外泄，但這些毫無徵兆匪夷所思的事情，又教他如何相信？

就算他信了，楚玥祖父健在，楚氏當家做主的仍是祖父，她可不想被人當神經病關起來。

思來想去楚玥只略說一二，「且我這陣子屢屢噩夢，夢裡與傅表兄婚後不睦，很不如意。」

女兒噩夢一事楚溫知道，只他仍覺愕然，「寧兒，只一夢矣。」

「我心有芥蒂，又不想遠離爹娘，我想留在鄧州。」

楚玥說得很堅決，見父親擰眉思索，她忙問：「爹，靖王謀叛之事如何了？可會牽扯我們家？」

其實說一千道一萬，上述所有理由，都不是她不明著抗爭這門親事的緣由。楚玥常常出入父親書房，她知道自家和靖王謀逆案沾上關係了。

靖王，今上之長子也；而新封的太子不過十歲，上頭還有七八位兄長。

今上沒有嫡皇子，儲位空懸多年，皇子們長成，偏君父未老，極忌憚兒子覬覦自己的權位。

爭了好幾年，第一回合以貴妃所出的九皇子冊封為太子告終。諸年長皇子都敗了，其中敗得最慘的就是靖王，被判圈禁，貶為庶人。

一場清算馬上就要開始了，很不幸，靖王封地距鄧州不過百里，而這位王是真真策劃過起兵造反的，諸多掩蓋在正常公務下的準備，身為鄧州刺史祖父不可避免沾過手。

不是核心黨羽，但若清算嚴厲，楚家也得遭殃，所以楚家第一時間就找上楚姁了。鎮北侯府乃貴妃母子最大的幾個支持力量之一，楚傅兩家再次聯姻，其實就是向貴妃和太子投誠，以避免有可能波及的清算。

楚玥這番話，其實是問靖王案的清算究竟嚴不嚴重，若不嚴重，她才能爭取不嫁入傅家。否則，不用等夢裡的三年後，現在就得死全家了。

「爹。」楚玥抿唇。

楚溫眉心緊蹙，本以為兩全其美的事，現在卻……

只這麼一個獨生愛女，愛之重之，雖不甚贊同她的選擇，但涉及她的終身，當以她的意願為先，若情況允許，無論如何他都得爭取一把。

楚溫拍拍她的手，立即站起，「寧兒，你先回妳娘那，為父去去就來。」

他現在就去詢問父親。

楚玥長長吐出一口氣，希望能有好消息——

得先擺脫婚事，後面的一切，還有三年慢慢謀劃。

但楚玥並未依言離開，而是焦急的等在書房，很快父親便回來了。

楚溫微微垂眸，眉心略蹙，她一見，心當即沉了沉。

「爹，如何了？」

楚溫帶回來的消息，也不知算好還是不好。事情確實往最壞的方向奔去了，靖王案的清算拉開序幕，力道很重，已從京城開始，大約要不了多久就會蔓延向外。傅楚兩家再度聯姻勢在必行，且越快越好。

於是楚溫道：「我與妳祖父說了，欲將妳留在鄧州，妳叔父便道，可許二娘至傅家，妳祖父允了。」

二娘，叔父的長女，就是楚玥夢中的那個從妹楚含，比她小一歲，年十五，也已屆婚配之齡。

父親說得輕描淡寫，但楚玥知曉其中的不易，她是楚氏長房嫡長女，自來嫡長尊於幼庶，又長幼有序，要知道楚家本高攀並有求於鎮北侯府，她才是第一人選。但對於楚玥來說，如果能成，她也算跨出第一步了，意義重大，不過她仍擔心道：

「傅家願意嗎？」

「妳祖父方才已去信給妳姑母。」

所以現在還不知道，得等那邊的回信。

傅家的回信很快就到了，楚姝親筆，並未對換人一事作出正面答覆，只道屆時看過侄女們再說，總歸有一人要當她兒媳的。

她讓父母兄弟們勿憂，她很快就到。

第二章 聯姻人選落定

京城至鄧州不遠也不近，快則七八天，慢著十天的路程，信馬一個來回，鎮北侯府一行，確實快到了。

烈日當空，黃土官道揚塵漫漫，當先一騎上乃一約莫二十的藍衣男子，長眉入鬢，高鼻薄唇，雖年輕，但顧盼之間，已現威勢。

心腹隨從快步而來，小心稟報，「主子，鄧州城快到了。」

馬上就要到楚家了，可半晌，他也沒聽見回應。

遠遠隱約可見灰青色的城池輪廓，傅縉雙眸幽深如潑墨，暗沉沉一片，隨從小心地低下頭。

須臾，一陣腳步聲由遠而近，傅縉斂目。

「世子爺，夫人命婢子來稟，已歇妥，可上路了。」

馬上之人轉頭，眉目疏朗，溫潤如玉，青衣女婢忙福身，只聽上首男聲緩和道：「唔，去吧。」

女婢轉身，隊伍紛動，傅縉視線在不遠處那輛三駕描金大馬車上掠過，神色未變，眸中沉沉暗光一閃而逝。

六月二十九，鎮北侯一行入鄧州城，抵達刺史府。

早前的，楚玥就接到祖母發話，讓妥善整裝，到後堂等待迎客。

她房裡立即忙碌開來，大丫鬟如意打開衣箱，問：「姑娘，我們真要穿這身衣裳嗎？」

這是一軟煙羅製的高腰襦裙，面料倒是上佳，做工也精緻，就是樣式簡單了些，配色稍嫌寡淡。

楚玥年十六，含苞綻放，風華初露，不過到底年少了些，身量不算拔尖，她若是穿留仙裙或深衣曲裾，盈盈細腰一束，將倍顯高挑柔美。

她現在選的高腰襦裙，反倒避長揚短了。

另外，美人如玉，深淺各色俱風情，但不得不說隆重的場合，鵝黃色會顯平淡，削弱了自己的存在感。

可這正是楚玥要達到的效果。

姑母來信說得很清楚，不耽擱兩家聯姻。換言之，這次她必會在楚氏姊妹中選出一人。

不知道選擇的標準是什麼，但度其心思，表現木訥，性格沉悶，更難下手掌控的，選中的機率會更小。

趙氏替她整了整衣領，「留在鄧州，也是好的。」

父女倆早和她說了，僅得一女，留在身邊自然是最好的，她很容易就接受了。

趙氏囑咐道：「妳先去壽慶堂，娘去去就來。」

出嫁女是貴客，楚姒高嫁又有求於她，就是貴客中的貴客，趙氏妯娌要去二門的小廳候著迎賓。

楚玥這些女孩兒，就陪伴在祖母身邊等待即可。

見女兒點了點頭，趙氏才匆匆離開。

壽慶堂，位於刺史府後院最中心位置，飛簷黑瓦，面闊五間，庭院極開闊，乃刺史夫人任氏起居之地。

任氏喜熱鬧，又逢姑太太臨門，遠遠就見壽慶堂人出人進，喧鬧喜慶。

楚玥加緊腳步，祖母素來不喜她母親趙氏，連帶對她也淡淡的，可不能來遲招了訓斥。

她一行穿過月洞門，正要踏上廊道，忽聞拐角處一陣腳步聲，抬頭一看，正見一紅衣少女當先轉出。

杏面桃腮，青春嬌俏，正是楚含。她容姿不如楚玥，但也不錯，今日一身精繡牡丹紋的深紅留仙裙，紅寶累絲赤金頭面，環佩叮噹，甫一見就一陣梅花香幽幽襲來。

不同夢中相依為命多時，眼下這姊妹二人的關係其實只算一般，楚含對這從小樣樣壓自己一頭的姊姊感覺微妙，碰面雖笑，但並不親密。

不過今日一見楚玥的打扮，她心下一鬆，憶起父母的再三囑咐，她撫了撫鬢髮，笑著微福一禮，「姊姊。」

楚玥了然，各有所求，她還了一禮，微笑道：「我們快進去吧，不然要遲了。」

姊妹並肩而行，進了壽慶堂，上首已端坐了一個五旬許的婦人，一身簇新寶藍色裙襖，兩鬢染霜，眼角微微下垂，面相嚴肅。

二女規規矩矩請了安。

今日任氏心情極佳，看一眼楚玥精緻卻寡淡的裝扮，也沒說什麼，只頷首讓兩孫女坐下。

楚含立即湊趣幾句，她素來得祖母喜愛，又刻意憧憬姑母，搔中任氏癢處，壽慶堂內立即歡聲笑語一片。

楚玥眼觀鼻鼻觀心，專心當她的鋸嘴葫蘆。

不多時，有僕婦奔進來，「人到了，姑太太的車正往二門來。」

任氏大喜，堂內諸人包括楚玥和楚含，俱也齊齊往外看。

一報接著一報，喧聲漸近，只聽見一陣環佩叮噹，隨即微帶哭腔的女聲響起，「母親！」

字正腔圓，如琴音輾轉而過，就見一絳紅裙裾的高挑女子，已在趙氏妯娌的相扶下，轉出庭院那扇大石屏。

綠鬢如雲，膚如凝脂，美極的一婦人，尤其一雙含情鳳目，微微斜挑，波光流轉間媚態橫生。保養極佳，年近四旬，看著不過二十七八，且和楚玥這等尤帶青澀的少女不同，她的成熟風韻，豔如桃李。

這就是楚玥的姑母，楚姒。

任氏坐不住，早奔了出去，母女數年方得一見，擁抱淚盈於睫。

但楚玥和這姑母卻是沒甚感情的，反而很忌憚其心機手段，避之唯恐不及。不同於楚含的躍躍欲試，她冷眼觀察，得出一結論——

這姑母修煉很到家了，一舉手一投足，哪怕落淚也楚楚動人，果然不是簡單人物。她微微垂首，不語。

任氏母女哭了一陣，很快在諸人的寬慰下止了淚，進裡間整理妝容，楚姁跪在蒲團上給母親叩了首，被攙扶起後，眾人重新落坐。

任氏笑道：「幸好世子爺不在，一把年紀哭哭啼啼，怕是要丟盡老臉。」

傅縉是男賓，正在前頭由男人們接待，不過稍後會進來拜見任氏。

楚姁眸光微微一閃，揚聲輕笑，「母親喚承淵便是，世子爺可是您的外孫。」

承淵是傅縉的字，楚玥忍不住瞄了她一眼。害了人家媽，笑語晏晏若無其事，連在自己親娘面前也不露半點端倪啊。

任氏卻大為欣慰，「是，是，母親老糊塗了。」

她笑語一番，又問：「妳能待幾日？何時歸京？」

歸京前，兩家的親事必會定下，這言下之意……楚含母女俱抬目，屏息看向正挨著任氏就坐的楚姁。

「我不過內宅婦人，多待幾日無妨，只承淵卻有公務在身，怕最遲後日就要動身。」

楚姁輕輕一笑，眸光一轉，投向各自端坐在母親身邊的兩個侄女。

她招了招手，「這是我兩個侄女嗎？都這般大了，快快過來，讓姑母好生看看。」

言下之意，時間確實很緊，這是要馬上定下人選了。

楚玥餘光見妹妹捏帕的手一緊，須臾立即放鬆，想來楚含必是十分緊張的。但她也沒亂了分寸，長幼有序，她等姊妹站起，才緊隨其後。

姊妹倆並肩而行，來到楚姁近前福了福身，「向姑母請安。」

「好孩子，快快起吧。」楚姁微笑捋下兩個羊脂玉鐲套過去時，已不動聲色觀察對面兩個少女。

妙齡少女，風姿初綻，麗色動人，但她選人，卻不是以顏色為標準的。上下打量間，她笑問：「日常愛玩些什麼？姑母年頭送回的花鈿可合用？」

楚玥為長，她先答，只拘謹回道：「極好，侄女日常做些針黹，陪伴母親。」

規規矩矩的答案，不出挑也毫無差錯，話罷，她訥訥低頭，沉默不語。

楚含卻神色歡快，「姑母那花鈿好極，鄧州都沒有這款式，我在秋娘她們跟前可是威風了一回呢。」隨即又笑道：「明兒入秋，姑母可莫忘了我。」

笑語晏晏，親近卻不過分，落落大方，心思卻不難揣測。只一個回合，兩者相較，高下立見。

楚姁心思微動，看來父親來信換人，倒是樁好事。那大丫頭不管是真木訥還是假木訥，心思深便難操控。

她已有了主意，又多與楚氏姊妹說了一陣，仔細觀察後更加篤定。

這時，僕婦來稟，「老爺大爺二爺，陪同傅世子往後頭來了。」

笑鬧聲登時一停，楚姁立即對楚玥招手，「大丫頭，到姑母身邊來。」

傅縉不會常出入女眷聚集的後院，此趟一來，正要把聯姻人選定下。自己固然長袖善舞，但人選都定下了楚家臨時想換，這就繞不過傅縉。她看中了人選，傅縉若點頭，這事才算成。

但這繼子，怎會如她的願？略一思索，楚姁命侍女端來圈椅，就放在她身側，含笑挽著楚玥的手臂，「來，陪姑母說說話。」

楚含繃不住了，咬了咬唇，微露憤色。

楚玥心念急轉，卻隱隱明白了楚姁的心思。

看來，這繼母子倆不但貌合神離，且也心知肚明對方的心思。

那麼自己的表現是達到意料中的效果了，她微微鬆了一口氣，站起福了福身，沉默坐到楚姁下首去。

不多時，人聲漸近，是楚源率兒孫與傅縉來了。

楚玥於夢中雖知曉對方是何模樣，但太過血腥她不願回憶，真人沒見過，因此也抬目看過去。

只見諸人簇擁下，有一深青色廣袖深衣的年輕男子繞出大石屏，烏髮以玉冠悉數束起，劍眉鳳目，唇紅鼻高，膚色白皙有光澤，極俊美的一個男子，他如魏晉名士，風流盡顯。

和夢中的鐵血殺伐截然不同，哪怕容貌一般無二，氣質迥異到了極致，竟是判若兩人！

楚玥早知此人偽裝了得，有心理準備，但驟然親見依舊驚異，她趕緊收斂心神，和眾人一同站起，互相見禮。

見禮畢，寒暄一陣，楚姁輕笑，「承淵已及冠，男大當婚，這趟前來，正好換了庚帖。」

她隨即又對端坐的繼子道：「都是一家人，也不說外道話，我頗喜我大侄女，欲攜她進京陪伴，承淵以為如何？」

這話的意思很明白，她選中了楚玥，問傅縉意下如何？

話罷，楚姁含笑看了身邊的楚玥一眼，拍了拍她的手。

婚事關鍵，在此一刻，楚玥心神立即繃緊，她屏住呼吸，微微抬目看向斜對面的傅縉。

傅縉似乎未覺堂上的落針可聞，只微微含笑，視線在繼母臉上掠過，落在楚玥身邊，又一轉，掃過下首已微微引頸的楚含身上。

臉上如沐春風，心思千迴百轉，最後他撫過袖口微褶，抬目道：「甚佳，就依夫人所言。」

男聲不疾不徐，醇厚溫和，卻是陳述，顯然傅縉已是選定。

怎麼會？楚姁不是……心內繃緊那根弦「啪」一聲斷了，楚玥一時再顧不上佯裝，倏然抬起頭，接著便對上一雙黝黑的眼眸。

兩點幽深瞳仁，沉沉的黑，如無邊深潭，他微笑著，無懈可擊，只楚玥卻覺那笑意分明未進他的眼底絲毫。

黑沉如墨，殺意凜然，瞬間和噩夢中那雙眼睛重疊在一起，楚玥手足冰涼，後背

一下子冒了汗。

她僵直著繃緊了腰背，心臟漏了一拍，繼而「怦怦」狂跳，眼珠子慢慢挪開，不由得嚥了嚥唾沫，傅縉卻已別開視線站起身要離開。

他是男賓，不宜久留後院。

祖父楚源哈哈大笑聲中，眾男人簇擁著，大步離開壽慶堂。

深青色的背影徹底消失，楚玥緩緩鬆開手，這才發現，自己一直抓緊圈椅扶手，力道太大指節已泛了白。

慢慢放鬆繃直的肩背，她聽見左上首任氏說：「好了，忙活了這許多時候，元娘和二娘小孩子家家的，怕也乏了，回去歇著吧。」

楚玥和楚含並未忙活多少時候，招待遠方歸省的親姑母，也沒說幾句就走人的。任氏特地遣開女孩們，怕是要商議婚事了。

或許還會當場交換庚帖，靖王案迫在眉睫，傅家倒是不急，可楚家卻半絲緩和不得。

楚玥張了張嘴，餘光忽見趙氏目帶擔憂，她最終沒有吭聲，強打起精神，站起和妹妹福了福身。

離了壽慶堂，沒有理會僵硬的楚含，她沉默地回了起居的閨房。

她已經想明白了，傅縉，必是窺破了繼母心思。

不動聲色間，已是一個回合。

又或許，對他而言，這也算兩害相權取其輕吧？

不會變了。楚玥很清晰地明白這一點。

不知怎麼形容心裡的感觉，今日之前，她都對改變婚事抱有不小的希望，可現在轉了一圈，事情回到了原點。

楚玥想起傅縉那雙眼，噩夢對她的影響很深，實話說，她懼怕夢中那個手段狠戾的男人。

她很擔心改變不了命運——她不想死，更不想死得那麼慘；她也不想家破人亡，更不想痛失慈愛雙親。

只不過，抽身離開什麼的，楚玥也沒想過。

對於父親而言，家族興滅，或許比他的生命更重要。還有生身父母，兄弟妻子，他從來都不是一個人。

而楚玥，這世道從來都不比後世太平，美麗的年輕女子，若無依恃，有時候慘死，或許都能算是一個不錯的下場。

「都下去。」

思緒紛亂，無心更衣梳洗，將侍女統統遣下，默默盯著妝檯上那黃銅鏡面許久，楚玥牙關一咬，突生出一種剛勁來。

粗俗點說，活人可不能被尿給憋死的！

車到山前必有路，不管怎麼樣，有時間就未必找不到方法。

最基本的一個，她想不管再如何，自己也不可能害死傅縉的胞弟的。

後世婚姻，也不敢說人人幸福，更何況如今？走下去便是了。

重重呼出一口氣，慢慢靠在美人榻上，楚玥方覺後背濕涼濕涼的。

竹簾子阻隔夏末炎意，屋角幾處冰盆，忽然有了一陣寒意，她這輩子的身子骨可不算多強壯，定了定神，她揚聲喚道：「來人，備水！」

沐浴梳洗，把濕了的單衣換下，躺在美人榻上，看如意等人用細棉布揩著她潮潤的烏髮，待得濕髮乾透時，趙氏回來了。

攏了攏女兒柔軟的髮絲，趙氏挨著她坐下，目光欣慰又不捨，楚玥輕聲問：「娘？」

趙氏接過玉梳，柔聲說：「已和姑太太換了庚帖了。」

婚嫁六禮，問名是排第二，到了這地步，楚玥和傅縉的八字不可能不相合的。至此，婚事已定，待楚姒返京，鎮北侯府就該往鄧州下大聘了。

這一步驟大概會很快，因為火燒眉毛的楚家實在等不及了，一個月最遲兩個月，楚玥就該嫁往京城。

「京城雖遠，只傅家還是好的，妳表兄有出息，又有姑太太照拂，也是極好的。」

趙氏抱著女兒，壓下不捨，柔聲說著。

好還是不好，如意不如意，大石已落定，她長吁了一口氣，閉了閉眼，依偎進母親柔軟的懷抱。

自那天短暫一見，後續楚玥就再沒和傅縉碰過面，最大的原因是因為他次日下午就離開了鄧州。

靖王案的清算來勢洶洶，朝中大動盪，作為掌管全國官員任免、調動等事宜的吏部，一天十二個時辰高速運轉中。告諭已發出，吏部上下全員銷假，見諭即返。

傅縉率一眾侍衛，當即快馬往京城急趕。

楚家諸人的心也提了起來，楚姒本打算多小住幾日，現在也取消了，半下午啟程不便，她便定在明日返京。

用罷家宴，她微笑拍了拍楚玥的手，「好孩子，最遲月餘，姑母就接妳來。」

楚玥垂目，規矩應了一聲是。

宴散，楚姒回客院安歇，心腹嬾嬾捧了熱巾子來，「可惜了，婢子看二姑娘心思簡單些。」

豐潤的紅唇挑起一抹笑，楚姒輕哼一聲。

「不過是個小丫頭片子。」簡單不簡單能有多大差別？大不了就多費些心思，「進了京城，她還能依仗誰？」

只她這姑母。

楚姒並不在意，吩咐仔細收拾，明日卯時就啟程。

娘家可是不能出岔子的，楚家雖不顯，如今也不怎麼借得上力，但有娘家沒娘家還是不一樣的。

掌寬的腰帶一解，絳紅羅衣滑下香肩，上佳的宮制香露滴進溫熱的水中，蒸出氤氳氣息，她緩緩地浸進水中。

刺史府內，人人各有心思，而此刻的傅縉，已遠遠將鄧州拋在身後。疾馳至子夜，一行人方投宿驛舍，一進院舍大門，他神態登時一變。溫潤和煦的氣息消弭無蹤，面無表情，眉目冷肅，通身一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漠然，極具壓迫感。

他步伐穩而有力，銳意十足，心腹隨從道：「稟主子，此地無異常。」

他頷首，簡短命令一句，手下諸衛立即退去，值守休憩，井然有序。

梳洗換衣，傅縉並未歇息，面色沉沉立於窗前，一如這天幕暗色。

久久，值守侍衛已換一班，他耳朵倏然一動，聽見遠處一陣隱約的馬蹄聲。

隨即有侍衛快步來稟，接著是一陣快而有力的腳步聲，來人笑道：「半夜不睡，承淵可是想鄧州那楚家姑娘？」

傅縉回頭，來人正是羽林衛中郎將樊嶽。

樊嶽，武安伯府庶長子，兩人自小相識，各有苦楚，後志向相同，共效一主。傅縉與他乃是至交，又處同一陣營，極其熟稔。

樊嶽大步上前，拍了拍傅縉的肩，調侃笑道：「鄧州楚氏女，名動中州，此等佳人，將為承淵妻室，這般幸事，真真羨煞我等福薄男兒啊！」

「何幸之有？」

一提這事，傅縉稍霽的神色登時陰沉回去，尤勝方才幾分，眉目間陰鷲一閃而逝，「今日之齋，他日必教那賤婢百倍償之。」

楚姁，毒殺他的母親，後堂而皇之嫁入鎮北侯府。

得知真相那一年，他十四，指天起誓，必將此毒婦梟首焚骨，以告慰亡母在天之靈。

楚婢覬覦世子之位，他也清楚。

他八歲喪母，次年楚姁進門，在封地頤養天年的祖父遂將他和胞弟接了去，親自教養，一十六歲祖父病逝返京，至今，他羽翼已成。

傅縉身邊滴水不漏，那賤婢縱有百般手段也無從碰觸，於是乎，更煞費苦心謀劃了這親事。

一來，為佔他妻位，以防他平添一大助力；二來，耳目及其餘謀算更是少不得。傅縉痛恨之，奈何父親篤信楚婢，而那毒婦又借了貴妃之手，得了聖人口諭，方有今日之行。

他冷道：「此事日後休要再說。」

樊嶽一詫，他是知曉鎮北侯府繼母子有新仇舊怨的，如今看來，這仇怨比他想像中還深，一時面露歉意。

問及正事，他神色登時一肅，微抱拳道：「京城又生大變，貴妃進讒言，陛下遣齊尚書領三部吏官，率南軍三千，連同羽林衛一營，即日奔赴夏陽。」

夏陽，靖王封地；而羽林衛乃天子近衛，樊嶽率人去是監視的——監視齊尚書等人對夏陽的清算。

皇帝這是要連根拔起了，力度之大，遠勝之前。看來但凡涉及靖王案的，哪怕一絲，都跑不掉。

樊嶽一行就夜宿數十里外，得訊傅縉就在附近，索性親自前來，他壓低聲音道：「我出京前，陛下剛下了旨，賜死靖王。」

半絲父子親情也無。

本朝幾乎沒有殺子的皇帝，最起碼明面上是這樣，以防落下刻薄寡恩之名。

而其實，之前靖王的處置已經完結，圈禁，貶為庶人。

可這沒幾天又翻出來，下旨賜死，反反覆覆，連聖名都不顧。

「陛下耳根子太軟，又寵信貴妃，早晚釀出大禍。」

傅縉樊嶽對視一眼，兩人眸光炯炯，卻有湛然之色。

因為他們，早投了寧王。

昔年傅縉遭逢巨變，被接到封地由祖父教養，而鎮北侯的封地，與寧王封地相距不過百里。

寧王，上一代皇太子之子——

端懷太子人品端方，賢明有大才，可惜為皇父忌憚，後含冤而逝，方有今上之登基。寧王潛龍在淵，蟄伏而不改其志，秉性才能亦極似其父，傅縉折服之。

母親大仇要報，祖父以命掙下的爵位更不能旁落，一朝得遇明主，當竭盡所能而助之。

眼下看似四海承平，實際皇帝軟弱，后妃干政，偏偏除了寧王以外，另有不止一個藩王蠢蠢欲動，其中甚至有西河王般實力強勁者。

這大梁江山，實非表面這般平穩。

傅縉抬眼，遠眺窗外。

漆黑的夜，廣袤的天地，大丈夫生而存世，當建功立業，無愧於己，無愧母親，無愧祖父。

至於那楚氏毒婦，屆時他必取其首級並焚之。

想起楚姒，不可避免想起那即將佔他妻位的楚氏女。

敞亮的後堂，少女吃驚抬頭，瞪大一雙澄澈的眼眸，瓊鼻櫻唇，眉目楚楚。

然可惜，這楚家的女人，顏色越好，心腸越歹毒。

此女出爾反爾，背信毀盟，若為一丘之貉，屆時當一併除之。

眉目間閃過一抹厭惡之色，傅縉冷哼一聲。

第三章 立志不當廢棋

楚玥的婚事，籌備得很快。

天濛濛亮送了楚姒出城，卻不想到了傍晚，忽得一訊，大批朝官由京城奔赴而來，看目標，正是靖王封地夏陽。以刑部齊尚書為首，三部吏官為輔，三千南軍隨之，另外還有一營羽林衛同行。

羽林衛，拱衛皇城，陛下近衛也，除卻天子出巡，從不輕動。

這陣仗，讓楚家人大驚失色，當即打發了人，星夜往京探訊。

人打發出去才一天，就接到女婿鎮北侯傅延送來的急信——

陛下龍顏大怒，鴆酒賜死靖王，下旨以齊尚書為首等人即日出京，徹查夏陽。

已進行中的清算陡然增大力度，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席捲京裡京外。

楚家借鎮北侯府向貴妃太子投誠，刻不容緩。

楚玥與傅縉的婚事，就是在這樣背景下籌備的。

兩家緊趕慢趕，楚姒離開鄧州的第十三天，鎮北侯府就下了大聘。時間匆忙，好在家大婚自有一套規格流程，披紅紮彩的禮車一輛接一輛馳入鄧州城，打頭一抬，就是貴妃賜下的一對白玉嵌彩赤金玉如意。

婚期定在八月十六，距離交換庚帖定下婚約，僅僅一月又半。

趙氏有些難受，尋常時候世家高門嫁娶，走六禮差不多能走一年，緊湊點也得半年，她女兒卻嫁得如此匆忙。

不過她不等夫婿女兒安慰，又匆匆投入到籌備嫁妝當中去了。

到了七月末的一天，趙氏領人抬了一口描金的填漆箱子進來，「寧兒？」

「娘。」

經過將近一個月的時間，楚玥漸漸將心態調整過來，不管好是不好，困難與否，日子終歸要過的，積極總比消極的好。

她婚期太趕，像裁剪嫁衣、敬獻翁姑見面針線這些新娘子該親手做的活兒，她一律不須沾手，最多就繡個紅蓋頭罷了。

不過楚玥也將這活交給如意了，對這段婚姻，她實在沒有期待，鴛鴦蓋頭不繡也罷。

因此，在忙成一團的楚家人中，她反倒成了最清閒的那個。

聽得趙氏喚，她擱下筆，回頭一看，「娘，這是嫁妝單子嗎？」

話音剛落，她順手掀起那口足有兩尺見方的描金樟木箱子。

還真是，箱內俱是紅豔豔的簇新冊子，整整齊齊放置，幾乎要滿出來，而這些數量驚人的目錄冊子，俱是她的嫁妝。

楚玥高嫁，楚家自然不會墜了顏面，公中嫁妝備的豐厚。然這份世家女子中已頗豐厚的財資，在她的嫁妝單子裡，卻幾乎可忽略不計。

趙氏之父乃巨賈，行商足跡遍佈大江南北，財力極其雄厚，可惜子嗣緣薄，寥寥的子女屢屢夭折，最後僅剩一個幼女趙氏。

攜鉅資嫁入，助當年的楚氏打開困局，若非如此，門第的障礙可不是那麼容易跨越的。

楚玥的外祖父，往楚家填了一筆足以起死回生的鉅資，但那基本都是死錢，諸如船行、貨局、珠寶、茶布等等他一手創下的所有商號俱給了女兒。

訂婚時在婚書注明，又另立契約，往官府過了明路，他百年後，這些統統都是女兒陪嫁的私產。

外祖父去世兩年多，現在，趙氏又將這些幾乎都給了女兒。

楚玥隨手撿起一本，翻了翻。

京城信義坊青石大街，南北貨行分號一間，信宜櫃坊分號一間，大安客棧分號一間……

方方正正的小楷，密密麻麻寫了兩面紙箋，又翻了翻，皆是如此。

一直都知外祖父是個非常成功的商人，今日更是有了直觀的體會。

趙氏坐下，摟著女兒道：「妳莫理她們，這些都是外祖父的東西。」
箱子裡頭的東西，比楚家全部家財還要多出不知幾倍，說沒人惦記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只一貫柔弱的趙氏，這回少有的硬氣。

她只一獨女，不給親女還給誰？就算日後過繼了嗣子，也不是她的親骨肉。夫君支持她的決定，陪嫁乃婦人私產，君子不質疑分毫，何況他也只有這點骨血。自家的東西，自然不可能便宜了其他人，楚玥沒有意見，不過放回冊子後，她卻摟著母親的胳膊，「娘，您和爹再給我生個弟弟唄。」

趙氏臉皮一熱，嗔道：「妳這丫頭胡說些什麼？娘都多大年紀了？」

楚玥不認同，「有多大？娘還年輕呢。」

這是真心話，趙氏產後傷身，大夫說不易再孕，多年調養下，倒漸漸好了不少。她才三十出頭，要生還是可以的。

雖很無奈，也從不覺得自己出嫁就是外人，但楚玥不得不承認，世情就是如此，古代女人有兒子沒兒子，差別還是很大的。

另一個，她遠嫁京城後，趙氏獨守後宅，想必是孤單的。弟弟固然好，妹妹也不錯。

「這些我先拿著。」楚玥指了指那口描金箱子，「待日後有了弟弟，我就給弟弟分一半。」

「妳這丫頭。」

趙氏臉皮薄，和閨女討論這種問題她也待不下去了，嗔怒一句後匆匆走人。

「娘，您記得尋個好醫士調養調養身子啊！」

眼見趙氏三步併兩步走了，楚玥嘀咕：「看母親大約是沒放在心上，要不，她尋父親說說？」

淅淅瀝瀝一夜雨，秋意微涼，幾日時間轉瞬即逝，眨眼已踏入八月。

婚期漸近，鎮北侯府的迎親隊伍即將抵達鄧州。

不過傅縉本人並未親自前來，朝中紛亂吏部繁忙，即使成婚大喜他也只得三日假期，根本無法遠赴鄧州迎娶。只能折中一下，先由他的胞弟傅茂代他迎一段，等接近京城時再親來。

楚家人喜氣洋洋，只除了楚溫和趙氏略有遺憾，總覺得委屈了自己的女兒。

楚玥本人卻無多少感覺，傅縉來不來，沒多大差別，甚至他不來，她心裡還輕鬆些。

次日，就是八月初二，楚玥出嫁的正日子，今夜趙氏和她同睡。

「親事這般匆忙，姑爺也無法親至，委屈我兒了。」

屏退所有侍女，昏暗的內室，母女倆躺在一個被窩裡，藉著屋角一點燭火透進的微光，低低說著話。

養了這麼多年的女兒要出門子，此後再返娘家就是客人，趙氏難受不捨，努力忍了又忍，還是悄悄抬手抹了抹眼，「好在姑爺人品出眾，又為人溫和，又有姑太

太照拂，後頭的日子才是實在的。」

楚玥「嗯」了一聲，她從來都不打算讓柔弱的母親增添煩憂，「都會好的。」

趙氏破涕為笑，吸了一口氣，她忙說起正事。「出了門子和在家是不一樣的，姑太太再好，也是婆母，妳晨昏定省，萬不可懈怠。言行切記端謹，敬孝翁姑，勤侍夫婿，要早日生兒育女，立穩腳跟……」

微帶鼻音的絮絮叨叨，楚玥靜靜聽著，忽有些心酸。

孝敬公婆，伺候夫婿，生兒育女，便是這時代女人的一生。

不能入朝，不能為官，行走經商難有一席之地，女子的能力不被認可，甚至連施展的平臺也是不存在的，困守在這後宅的一畝三分地中。

或許她們不覺得有什麼，但若曾迎風展開過羽翼，如今卻被迫生生束起，卻是一件很難受、很壓抑的事情。

楚玥曾一度很沮喪，但她最終還是調節過來了。

有慈愛父母，有豐厚的陪嫁銀錢，尋一個差不多的夫婿，生兒育女，當個悠閒的貴婦人，只要不追求愛情和理想，誰說不能過得好呢？

她的心態已平和，可現在，偏偏連這個都成了奢望。

楚玥有些茫然，但很快她就回神了，不是說好要努力的嗎？爭取一下，說不定就繞回來了。

她有爹，有娘，有親人，有家人，只要都活得好好的，悠閒平和的日子還是會有的。

「妳還有太婆婆在，也要恭謙孝順，萬不能因為有姑母就輕忽了。多聽姑爺的，可不能倔，需以柔克剛……可都知曉了？」趙氏諄諄善誘，在努力將她一生所會的全部經驗教予女兒。

盼她一生和樂，幸福美滿。

楚玥依偎進她柔軟的懷裡，「嗯，我會的。」

我會努力過好的。

這一夜，母女倆幾乎都沒怎麼睡，次日寅時，卻得起了。

大紅燈籠一盞盞升起，圍了雕欄的廊道內紅豔豔一片，刺史府中不論主僕人人新裝，裡外忙活，熱鬧不斷，笑吟吟一片。

楚玥深深呼了一口氣，闔上窗扇。

她最後一次在娘家沐浴梳洗，描妝更衣，趙氏全程親手操持著。

撒了花瓣香露的熱水，蒸出騰騰香暖氣息一室，楚玥沐浴而出，趙氏給她細細抹上香膏。

十六歲的少女，含苞待放，身姿柔美，肌膚白玉無瑕，兩靨微微潮紅，明眸氤氳潑灑，美到了極致。

穿上嶄新的單衣，一層層披上豔紅的描金喜服，吉祥雲紋，鸞鳳交首彩繡，描眉畫唇，最後趙氏親自給她戴上了鳳冠。

紅豔豔，金燦燦，回眸看黃銅鏡裡那新嫁娘，雲鬢玉顏灼灼耀目，卻不悲不喜，神色平靜。

外面鞭炮聲炸響，「劈里啪啦」連續不斷，連後宅都清晰聽得見，有僕婦急急奔入，「傅家迎親來啦！」

「日後，多多給爹娘來信。」趙氏捏她的手很用力，最後一鬆，小心翼翼給她蒙上了紅蓋頭。

眼前豔紅一片，再看不見前路。

楚玥至前廳拜別長輩父母，祖父祖母時還好，到了父母處，楚溫大手輕輕放在她的頭頂，「勿記掛爹娘，好好照顧自己。」

熟悉的男音已帶了哽咽，聽聞耳邊趙氏強忍的低泣聲，她眼淚忽然決了堤，洶湧而下。

她重重吸了幾口氣，才將喉間的凝咽勉強壓下，「我會的，爹娘放心。」

即便泣不成聲，最終還被隔房弟弟背著，一步步出了那扇朱漆大門。

喜樂震天，鞭炮不斷，迎親車隊緩緩前行，楚玥撩起蓋頭，撲至軒窗邊。

隔著一層朦朧水霧，她看見父親母親朝她揮手，人聲鼎沸中，描金大婚車轉過街角，黑瓦高牆的鄧州刺史府再看不見，她才在乳母侍女的勸說下鬆了手。

眼睛很熱很脹，胸腔憋得難受，楚玥痛痛快快哭了一陣，閉目努力緩和情緒。

旁的女孩出嫁，是踏上人生另一個階段，而她，面對的是一處前途未卜的獨木橋。

她應該更冷靜的。

她應篤信，這個坎總能邁過去的。

楚玥長吐一口氣，睜開眼睛，命如意絞了帕子來讓她擦臉。

打理妥當，婚車已出了鄧州城，喧鬧的人聲逐漸拋在身後，接下來的七八天，她都將會日行夜歇，行進在赴京的路途上。

趕路很枯燥，楚玥除了思忖入京後會遇到的人事，以及應對方式外，並無其他事情可做，唯一值得說一說的，只有那個代兄迎親的傅茂。

出了鄧州的第二天傍晚，他們在津陵縣郊的驛舍投宿，婚車剛停妥，楚玥就聽見外頭有個音色甚清，明顯是少年的嗓音道：「嫂嫂，驛舍已備妥，請嫂嫂下車安歇。」

傅茂今年十五，比楚玥還要小一歲，車簾撩起，只見一半大少年正立在車前拱手相請，頗單薄，斯文秀氣，眉眼和兄長倒有幾分相似，只臉上卻帶了幾分弱態的蒼白。

一看就不是個壯實的。

楚玥對傅茂印象很深，哪怕兩人今天才第一次見面，夢中那個「她」正是因為涉及了傅茂的死，才被傅縉如此恨毒，恨不得挫骨揚灰。

但具體涉及過程，「她」本人也是糊裡糊塗，只曉得已在不知情的狀況下鑄成大錯，震駭惶恐，直接導致那個以「她」的觀感和視角展開的夢混亂了一段。

楚玥也不清楚傅茂的具體死因，只能一再告誡自己日後需多多小心，萬不能成了人家手上的刀。

不過這些都是以後的事了，現在她掀簾見了拱手的傅茂，立即微微斂衽還了一禮，「有勞二公子。」

傅茂一邊說「嫂嫂多禮」，一邊連忙避退幾步，好讓楚玥下車。

傅茂的眼神很清澈，明顯城府不深，和他兄長似兩個極端，觀其言行，他對楚玥並無多少芥蒂。

那他知曉母親亡逝的真相嗎？

楚玥認為是知道的，登上婚車後她撩簾回看，雖淚眼矇矓惦記父母，但旁人也都盡收眼底。

傅茂立於刺史府大門前，很沉默內向，無半絲此刻的平和坦然。

年紀小，心性有差異，大約他並未遷怒和自己差不多大，明顯無法涉及長輩恩怨的她吧。

在這種環境下，少一份惡意也是好的，總能讓人多一點信心。

楚玥提起裙襬下了車，朝他點了點頭，這才在侍女的攙扶下往驛舍而去。

在喧囂的鞭炮喜樂下，陰霾盡去，楚家男人興高采烈，暢飲開懷，只除了楚溫。他既不捨又失落，送走了披紅描金的婚車，喜宴尚能歡笑，待賓客散盡，連續幾日情緒都有些低迷。

一日議事畢，二弟楚雄拍拍他的肩，笑問：「侄女得良婿，兄長為何不快？」

「我有一事，欲詢問父親。」楚溫卻蹙眉，「父親，不知我們家與鎮北侯府，是否有舊怨？」

楚玥不敢把噩夢和盤托出，但挑揀著說一些還是可以的。她說，夢中傅縉與楚家有舊仇，故而冷待她。

平白無故的，楚溫自然未信，他還安慰女兒，說夢境光怪陸離什麼都有，勿以為真。

只日前傅茂的表現，卻讓他生了些許疑慮。

傅茂年少，歷事少，城府淺，不過楚家眾人也不認識他，各人性情有異，沉默疏遠也沒甚出奇的。

但楚溫嫁女不捨，特地尋了傅茂囑託一番，他忽發現，少年比剛才在大門前有些不同，臉沒繃得那麼緊，話多了點，神色也和緩一些。

要說兩者區別，方才大門人多，現在人少；而剛才是父親領著他和弟弟和傅茂說話。

忽想起閨女和他說的那個夢，這幾日間，不經意時總想起，故而有此一問。

正端坐書案後的楚源，聞言眉心一蹙面露不悅，「你在何處聽了這胡言？」

「兄長何出此言？」楚雄見狀埋怨道：「楚家與鎮北侯府兩代姻親，親密無間，如今傅家又助我家脫離險境，何來仇怨？兄長莫要聽信胡言來質問父親。」

楚溫慌忙站起，「父親恕罪，孩兒並無此意。」

楚源也未苛責長子，「坐下吧。楚家倖免於難，略有一二妄言不足為奇，卻不可輕信。」

楚溫羞愧，忙躬身道：「孩兒謹遵父親之命。」

他想，大約傅茂深居簡出慣了，人多不自在，是自己糊塗了，竟聯想到小女兒的虛幻夢境。

楚溫深深拜倒，上首楚源和次子對視一眼，眉心攏了攏。

而此時的迎親車隊，已即將抵達京城了。

在距離京城南門三十里外的谷鄉驛舍，隊伍停下。傅茂的任務完成了，接下來這一段，將由傅縉親迎。

沐浴梳洗，描眉塗脂，卸了一路的沉重鳳冠和喜服再次上身，大紅鴛鴦蓋頭重新覆上。

在婚車上等了約莫兩刻，外頭一陣騷動，緊接著鞭炮炸響，喜樂齊鳴。

如意等人高興又緊張，「姑娘，世子爺來了！」

是啊，終於來了。

楚玥撩起蓋頭，囑咐道：「謹慎些，進了侯府就按先前的安排歸置值守。」

如意等人俱以為是防止侯府人看輕了自家，忙忙應了，一臉嚴肅，又道：「姑娘，您快快把蓋頭蒙上，今兒您可不能自己揭。」

時機不合適，楚玥也未再多說什麼，點點頭，讓那片殷紅重新覆上。

婚車很快就動了，一路喜樂未停，有僕役端著錢菓子綴在末尾，隔一陣子撒一把錢，歡呼聲賀喜聲此起彼伏，熱鬧不絕於耳。

楚玥腰背挺直，靜靜端坐，不知過了多久，婚車終於停了下來。

又是一陣震天的鞭炮聲，披紅掛彩的鎮北侯府，今日賓客盈門，起鬨聲，笑鬧聲，見了新郎官引婚車至，瞬間拔高至頂點。

傅縉玉冠喜袍，微笑以對，朝四方稍一拱手，翻身下馬，立於婚車前。

鎮北侯府的朱漆大門前，早已鋪就了一直通前廳禮堂的丈寬紅毯，婚車正正停在紅毯處，外面有個婦人的聲音，大約是喜嬪嬪。

「請新夫人下車。」

楚玥被攙扶下車，一截紅綢被遞到她手裡，另一截則遞往她身邊。

她身邊站了一人，紅袍皂靴，一身新郎官吉服，毫無疑問，這是傅縉。

禮官唱道：「新郎官引新婦進門！」

隔壁那對皂靴往前邁了一步，楚玥深吸一口氣，緩緩跟上。

一步又一步，登臺階，入大門，過火盆，跨馬鞍，進入禮堂。傅縉每至一處障礙，緩步甚至停頓，耐心等待，周圍是一片叫好聲及豔羨聲。

楚玥不禁苦笑，果然無可挑剔。

至此處，陪嫁侍女已不能攙扶她，如意等人一鬆手，喧囂聲如潮，眼前赤紅一片，僅見縫隙處那一雙簇新的皂靴和一截繡了吉祥雲紋的喜袍下襬。

楚玥真真切切感覺到，她隻身入了鎮北侯府，眼前卻非可託付一生的良人，而是表裡不一很可能欲親手取她性命的仇家。

並無退路了。

雙手緊握成拳，指甲刺入掌心，驟一陣刺痛，讓她睜開眼睛，舉步往前行去。

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對拜，最後，心思各異的兩人在禮官一聲高唱「禮成」

之中，結成了夫婦。

「送入洞房！」

傅縉微笑和煦，眸底波瀾不興，淡淡看著這個由今日起佔據他妻位的楚氏女。他身高體長，而她只將將到他肩膀，抓住紅綢的一雙纖手瑩白似雪，卻越發襯得一身新嫁娘的豔紅刺目，偏他不得不放緩腳步。

耳邊依稀聽見有賓客豔羨「……鄧州楚氏女，皎如明月」，他心下波瀾不興。楚玥被紅蓋頭遮擋了視線，她不得不隨著那雙簇新的皂靴前行。一步一步地走，歡聲笑聲不斷，她卻心如止水。

新房終於到了，她被引至喜床坐下，一連串冗長的規矩禮儀後，最終那喜嬾嬾拖長調子，「請新郎官揭蓋頭！」

一根纏了紅綢的秤桿伸到蓋頭下，她靜靜看著，那秤桿一挑，那片如火的赤紅終於去掉，眼前是一片刺目光明。

她不適地垂了垂眼瞼，複又抬起。

眼前站著的正是傅縉，一身殷紅描金的吉服，寬袍廣袖，持秤而立。這種豔麗的顏色，喜慶是喜慶，但太過濃烈，一般男子撐不起來，偏他身形頎長，腰背挺直，反壓服了大紅穿出一種大氣昂藏之勢，世家子的風流驕矜盡顯無遺。

「請新郎新娘喝交杯酒！」

端起那個白玉如意紋小酒杯，楚玥垂目就唇，她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看傅縉。

濃長的眼微微上揚，鼻梁很挺，五官略深邃，長相極大氣，非常俊美的一個年輕男子，他唇角微微挑起，帶著一絲溫和的笑。

所有的禮已成，喜嬾嬾等正收拾退下。

新郎官也不能久留，該馬上出去宴客，臨行前他道：「妳先梳洗吧。」

醇厚的男聲和緩，他微微笑著，一旁喜嬾嬾和僕婦隱蔽地交換了個心知肚明的曖昧眼神。

只楚玥察覺，他唇角弧度始終沒了點變化，那絲挑起的笑意從未滲進過眼底。

訂親以來這一個多月，包括披上嫁衣被迎往京城的一路，楚玥的最大準備，就是反覆做心理建設。

她必須克服噩夢帶來的悚慄，畢竟怯懼是無法解決問題的，相反還可能將她帶往萬劫不復的境地。

一個半月時間下來，成效還是不錯的。

哪怕她仍頗忌憚這個男人，但此刻兩人相對而立，她終於能保持鎮定，不再手足冰涼，下意識僵直身體。

「謝夫君體恤。」

在傅縉的視線下，她微微福了一禮，輕聲應道。

他溫潤如玉，體貼關懷，而她端莊爛雅，微微垂頭略帶羞怯。

冷漠以對甚至撕破臉什麼的，是下下策，只會一開始就讓自己陷入最艱難窘迫的境地之中。

況且，她也撕不破——

傅縉偽裝數年無懈可擊，最大的可能是她被人當做生了癩病視為瘋子，從新婚夜就成為廢棋。

既成了棋子，就絕不能廢，廢了就徹底完了，再無半絲破局之可能。

楚玥認為，現階段最好的對策，就是掩藏自己，先瞭解情況站穩腳跟，再思忖下一步。

她表現一切如常，和一般新嫁娘並沒有什麼兩樣，傅縉也未再多說什麼，只點了點頭，轉身出了新房。

CrescentFamily